

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困局和破局*

◎林雪莹 黄雅馨 王亚欣

摘要：现代职业农民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的主体力量，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是打造现代职业农民队伍的重要举措。聚焦于“农民群体职业意愿不强、现代化程度偏低和农民职业教育水平欠佳、培训机制缺损以及扶持力差”等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面临的棘手问题，着力于“政府主导，厘定农民职业发展方向；高校赋能，建立专业师资培训队伍；网络支撑，构建多元集成培训模式；示范引领，充分发挥能手头雁效应；考核认定，创建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对策研究，颇具实际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现实困境；对策建议

国以才强，农以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1]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强国之本、兴农之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共同作用，农业人才队伍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手段的应用和科技力量的加持。现代职业农民是农业人才队伍的核心骨干，现代职业农民素养的培育是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的基础环节。在乡村振兴事业全力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培育现代职业农民素养，丰富优质农业人才资源储备，可有效填补农业生产真空，化解老龄化农业危机，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培育是一项亟待加强和持久开展的复杂工程，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急需突破，应该引起政府、乡村、企业以及理论研究者等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理性思考。

一、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内涵要义

乡村是农民群体长期工作、生活和社交等相对固定的实践场所，乡村振兴实现的主体依靠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农民，确切地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即现代农民。农民不再局限于一般化的身份定位，而是具有显著标识的职业属性。相对于传统小农而言，现代农民的职业素养要求指涉的是乡土情怀深、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爱农、专农且终身致力于务农和兴农。职业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从业人员职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标尺，是影响其职业生涯和成就感的关键因素。足见，职业素养的培育至关重要。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溢、“老人农

业”渐成趋势的社会焦虑中，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现实困境和未来场域中“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根本性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赋予了农民群体愈发沉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考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3]通过积极开展农业科学知识普及、生产技能培训和乡土情怀教育等，可有效培育和增强农民的现代职业素养。从微观层面来看，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农民自身的公民意识觉醒和职业成长；从中观层面来看，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幸福指数的高涨及其获得感、尊严感的持久增强；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提升是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农业强国之基的重要举措。人聚业旺，才广业兴。唯有培育一批又一批爱农村、专农事、懂技术、善经营的具有高层次素养的复合型的现代职业农民，乡村振兴才能内生出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农业蓝海”的开发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二、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

（一）农民群体职业意愿不强。其一，农业是一种与人类相伴而生的古老行业，而农民的职业化趋向并不明朗。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更加剧了城乡差别，农民进城务工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从现实来看，农业生产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虽然机械化农机装备的大量投用使得人们的体力获得了空前解放，但自然气候变化、农产品市场高风险和经济低收益的强烈反差极大消耗了农民终身从事农业的信心和热情。其二，农民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

* 课题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韧性理念下广州从化传统村落的智慧旅游活化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021ZDZX4017）。黄雅馨为本文通讯作者。

认知固化及其确实存在的社会地位弱势，昭示着农民群体的职业愿景惨淡。代际传承的实情证明，青壮年劳动力愈益憧憬清洁卫生、便捷高效、文明优雅的城市生活，对于农村的“脏乱差苦累”环境越发抵触甚至以此为耻。这一思想动态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务农意识的整体衰落和长期低迷，引发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匮乏，使整个社会陷入了“老龄化农业危机”。农业由主业退变成了副业，农民在身份认同遭致歧视的社会境遇中依然缺乏职业定位的自信和期待。农民群体职业意愿不强，势必深刻影响农民从主观上自觉接受职业培育的积极性和配合度。

（二）农民群体现代化程度低。其一，从农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农民已跨越传统农业的落后阶段，目前处于农业机械化并迈向农业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农民群体对于机械化的农业工具使用和耕作方式等虽已熟练掌握，但对于现代化农业的感触尚浅，譬如对于智慧农业这一新兴的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还不清楚。其二，从实际情况分析，农民群体文化水平较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不够，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知模糊，对于电商产业、休闲观光农业、康养农业产业、农旅产业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业态也充满懵懂。其三，农民群体对于现代化背景下三农政策的关注度不高、解析能力不足，对于乡村现代化治理和规划的参与度较低，缺失主人翁责任感和家园归属感，并未意识到已然置身于现代化转型期。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认知和体悟充分暴露了其现代化程度的薄弱基础，这必将直接影响其职业定位和职业生涯设计，拉升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难度系数，引发现代农民职业成长缓慢的窘境。

（三）农民职业教育水平欠佳。其一，我国涉农高等院校以培养农业专业类适龄青年大学生为主，对于乡村务农的农民群体的培训鲜有涉及。其二，我国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对于农民群体的职业化发展高度重视，相继出台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导向明确、信号强烈的红头文件，要求从农业知识、专业技能、农机具设备使用以及农产品营销等方面进行教育培训，做到“教育先行，培训常在”，但由于投入经费、师资力量等实际困难未能有效落实，造成了农民的职业教育整体滞后，这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极不相称。其三，在现有的培养体系和方案中，对于农民群体的培育大多倾向于农业知识、农业技能以及现代化农机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的传授和指导，而往往忽略了对其职业道德情操、食品安全意识、环境保护觉悟和绿色发展理念等方面进行实质性探究与深层次引导，直接导致了农民群体的职业教育在低水平徘徊。

（四）农民职业培训机制缺损。其一，长期以来，农民职业培训模式相对单一，大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陈旧方

式，即线上为网络课程培训或远程教育，线下为实体课堂讲授或田间地头“围观式”的现场教学，但缺乏“师徒式”的“一带一”的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的精准培训，其实效也大打折扣。其二，农民职业培训的内容偏重于农业知识传播、种养技能传授和三农政策宣讲等老套路，对于农业产业品牌营造战略、农产品营销策略如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涉猎不多，缺乏市场敏感度和行业前瞻性。其三，在实际操作中，农民职业培训往往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即看重参加培训的农民数量而忽视质量，专注于过程性而不充分考量结果性，强调任务性而忽略实效性。其培训通常为短期性甚或一次性，并未进行长远规划和课程体系的合理设计，更缺乏跟踪服务和长期帮扶，长效性难以凸显。

（五）农民职业培育扶持力差。其一，对于农民职业培育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配套不到位，大多见于文字形式的抽象表述，缺乏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预见性和创造性缺失，尤其是专款专用的专项经费保障制度尚未形成，财政支持落实不到位，造成培育项目无法启动、中途搁浅或烂尾终结。其二，对于农民职业培育的基层落实不到位。地方政府尚未脱离传统农业经营思维，对现代农业的科学认知和重视力度不够，未能深入乡村实地调研，农事不清、农情不明，对于农民的真正需求不了解，对于农民职业培育的内容方向、方式方法和具体实操方案难以把握，执行力和帮扶力欠缺。其三，专门从事农民职业培育的高职院校或社会培训机构较少。涉农高职高专院校以培养大学生农业专业类人才为国家使命和主要职责，除非承接委托培养任务，对农民群体进行专门培养的工作范畴鲜有涉及。

三、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主导，厘定农民职业发展方向。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4] 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是壮大乡村人才队伍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在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中起主导作用，厘定方向，擘画蓝图，做好制度供给和配套政策支持。其一，要充分考量农民的切身利益诉求，适时推出职业农民待遇保障制度、职业农民退休养老制度等，在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等方面为其打开绿色通道，保证其经济收入，消除其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激发其爱农强农、终身务农的主观意愿和职业定位。其二，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系数颇高，政府要在用地用电、市场准入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实施民生普惠型政策，如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农业保险等，增强农民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三，要谋划筹建“现代农民职业发展中心”，配备专职人员，加大财政投入，确保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人力和经费使用等。

(二) 高校赋能, 建立专业师资培训队伍。高等院校尤其是涉农高校, 要主动响应国家号召, 切实实践履科学研究、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遴选并建立一支富有政策高度、理论深度、实用效度的专业师资培训队伍, 积极赋能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事业。其一, 要创建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 在农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农机装备使用和研发、生产经营和产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为现代职业农民发展开拓新天地, 尤其要凸显农业发展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以强化农民对于现代化和职业化的深刻认知, 使其准确把握农业发展的真实现状和未来方向。其二, 要遵循“培训+教育”的一体化逻辑, 加强对农民群体的乡土情怀、粮食安全意识、绿色发展和环保理念、价值导向以及职业愿景等深层次教育, 促进现代职业农民的内涵式建设, 推动其在知识素养、职业修养和精神涵养的全面发展。其三, 高校要密切协同“现代农民职业发展中心”, 针对现代职业农民培育的具体情况, 建立起一套学员打分、科学评价、动态管理的运行机制, 以确保师资过硬、培训走实和学员有成。

(三) 网络支撑, 构建多元集成培训模式。囿于空间场域等因素, 现代农民的职业素养培育要充分开启互联网思维, 积极运用实训基地和学徒制, “线上线下”多管齐下合力育才。其一, 互联网培训模式是已然相当普及的远程教育教学方式, 快捷便利且节约时间和交通成本, 可随时组织农民学员观摩学习。其二, 用好教育实训基地模式, 强化培育实效。可建立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园区等为依托载体的基地群系, 破除基地仅为学员提供参观和考察服务的单一功能, 拓展其实训实操等实践项目, 通过在基地开展田间学校大练兵、农业技能大比武等赛事, 建构起“学、练、比”相融合、“理论与实践”深度链接、“网络、课堂、田间、基地”一体化的崭新培育模式, 以大幅提升现代农民的职业素养培育质效。其三, 要积极探索创设农业领域的现代学徒制度, 遴选出一批“责任意识强、农业技能高、综合素质好”的种田能手或“知识储备深、科研能力强、实践经验多”的资深教员, 建立传、帮、带有效机制, 与受训学员“一对一”精准对接, 手把手悉心传授和培养。

(四) 示范引领, 充分发挥能手头雁效应。乡村基层党组织上联天线、下接地气, 具备熟谙农村情况、了解农民意愿的天然优势, 要积极履职自觉行动, 开展好与上级政府、高校、企业以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的协调工作, 处理好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的相关事宜。其一, 面对青壮劳动力流失严重的“空心村”和“老人农业”, 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整合多方资源, 聚集人气人才, 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农产品推介外销、乡村治理

优化、培育模式创新等基础性工作, 并建档立卡, 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和及时帮扶, 以有效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化职业农民转型。其二, 要积极开掘通过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而获取成功的新乡贤、乡村留守精英和返乡创业者群体等本土地域的优质人力资源, 善于从中选拔出行家里手、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等具有突出业绩和贡献的示范典型人物, 以建标杆、表彰先进, 积极营造“头雁效应”, 带动农民自觉强化自身内涵建设, 使其主动转向职业化趋势发展, 从而引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五) 考核认定, 创建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农民的现代化和职业化是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增强农民综合素养、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对于农民职业化的发展态势进行了科学预判, 对其各项标准和要求也日益规范。“欧洲很多国家经营农业还需要资格认证, 建立了职业农民注册等级制度, 实行职业准入制。”^[5]这就要求我们,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模式, 密切结合国情、民情和农情, 加强现代农民职业素养培育,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现代农民职业发展道路。其一, 创建培训资质认证制度、奖惩制度和退出机制, 要对于培育现代农民职业素养的高校、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培训机构等进行考核评估、分类定级, 颁发具有层级差异性的资格证书, 奖罚有度, 不合格者予以清退。其二, 创建现代农民职业资格认证体制, 鼓励农民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通过研修、比赛、考试、考核等形式获得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资格, 并予以分等级颁证, 据此享受相应薪酬待遇。创建农民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是农民职业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是有效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36.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 人民日报, 2024-07-19 (1).
- [3] 王焕平. 现代农业视阈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若干思考[J]. 农业经济, 2022 (03):80.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18.
- [5] 王文龙. 现代农民培育政策: 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 (05):144.

●作者单位: 广州南方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